



冬日荸荠 藏着岁月滋味

□陈建苗

冬日的暖阳带着慵懒，漫过老屋黛色的屋脊，洒在结着薄霜的菜园，将天地都烘得温暖起来。寒风掠过院外光秃的枝丫时，留下几声轻响，像是温柔的絮语。这样的日子里，我总爱往镇上的农贸市场去，不为别的，只想在烟火气里寻一份暖意与鲜活。

1 农贸市场向来是藏着生活本味的地方。入口处的吆喝声、摊位前的讨价还价声，混着蔬果的清香、肉类的生鲜气息，织就了最动人的市井图景。那日，我循着暖阳徒步而行，刚走到市场门口，便被路边地上几只鼓鼓囊囊的麻袋吸引了目光。其中一只麻袋敞着口子，里头堆满了荸荠，一个个大号算盘珠似的，圆滚滚地，裹着薄薄的泥渍，像是刚从田间掏来似的，带着新鲜的泥土气。旁边的麻袋上，堆放着黄白色的慈姑。

我心头一动，脚步便不由自主地停了下来。如今家乡的农田大多种着水稻、大棚草莓和西瓜等，儿时随处可见的荸荠田，很难再找到踪迹，这般大袋售卖的荸荠，倒是稀罕得很。我俯身端详，荸荠表皮呈深紫色，指尖碰上去，带着微凉。

“老板，这荸荠是哪里来的呀？”我开口问道。摊主是位皮肤黝黑的中年人，脸上憨笑着回道：“江西来的，那边水土好，种出来的荸荠甜得很。”“那怎么卖？”“6块钱一斤，都是新鲜挖的，你尝尝就知道了。”语音刚落，身旁便走来一位老奶奶，鬓角染着霜，穿着厚实的棉袄，脚步慢悠悠的。她也弯下腰，伸出布满细纹的手，轻轻摸了摸麻袋里的荸荠，语气带着几分温和地说：“老板，给我称点，孙囡囡吃厌了，想吃荸荠。”摊主闻言应得爽快，顺手拿起一把削皮刀，挑了两个荸荠，刀刃轻快地划过表皮，只见荸荠皮簌簌落下，露出洁白如玉的果肉，清甜的气息瞬间漫了出来。

“你们先尝尝，不好吃不要钱。”摊主把削好的荸荠递过来，我和老人各接一个。咬了一口，脆生生的，肉质细嫩，清甜爽口。“好吃。”我赞了一句，对摊主说：“给我称5斤，拿回家慢慢吃。”老人也笑着点头，让摊主称了两斤。这小小的荸荠，竟让人心头添了几分暖意。

2 提着沉甸甸的一袋荸荠回家，用井水洗去表皮的泥渍，一个个变得愈发晶莹温润。我取了搪瓷锅，将一大碗荸荠放进去，加些清水，开了火慢慢煮。水滚开了，再放些盐继续煮，咕噜咕噜的声响伴着清甜的气息漫出厨房，氤氲在空气里，暖意融融。煮好的荸荠捞出来，放凉片刻，便招呼妻子一起尝尝。剥去外皮，果肉愈发软糯，甜味也愈发醇厚，一口下去，暖意从舌头蔓延到心底，此时，如果有热老酒咪咪，可能会更有滋味。

3 吃着温热的荸荠，与荸荠相关的记忆便顺着清甜的滋味，一点点涌上了心头。

儿时的冬日，荸荠是最寻常的食物。不必花钱买，几乎每家的自留地都会留出一小块水田，种植荸荠和慈姑。我和小伙伴们在田畈里玩得口渴了，常常拿着做篱笆的竹片，在隔壁生产队的荸荠田里偷挖荸荠。踩着湿润的泥土，顺着荸荠的藤蔓往下掘，泥土之下，藏着一个个圆滚滚的惊喜。在沟渠里搓洗干净，或者有时沟渠里没有水，拿荸荠往身上的衣裤上擦一擦，便直接吃了。生吃荸荠，脆甜爽口，是儿时最爱的食物之一。

那时的荸荠，吃法也多，除了当水果吃，正月里餐桌上的冷盘也少不了它。削去表皮，放上白糖和米醋，清口解腻。

4 清水煮着吃，或荸荠、慈姑混着，用咸菜卤煮着吃，咸滋滋、甜咪咪，都别有风味。

有的主妇会做荸荠糕，将荸荠果肉磨成果泥，混着糯米粉，上锅蒸熟，切块后，带着荸荠独有的清香，吃起来软糯香甜，老人孩子都爱吃。



更难忘的是出现在乡村婚礼上的荸荠身影。早年家乡的婚礼，荸荠是不可或缺的吉祥食物。那时还不懂其中的深意，只知道每逢村里有人办喜事，总能见到荸荠的踪迹。

男方下聘礼时，八色礼里必有荸荠的一席之地——装在精致的大盘子里，伴着黄鱼、蹄膀等，一同送到女方家，寓意着礼数周全、婚事圆满。女方的嫁妆里，也会放上些许荸荠，待到布置洞房时，摆上一盘削了皮的荸荠，既供客人品尝，也寄托着人丁兴旺、夫妻和美的期许。新娘回门礼中，也少不了荸荠的身影，新娘带着荸荠回到娘家，既是对娘家养育之恩的感念，也是告知娘家，婚后生活诸事齐备，顺遂无忧。

如今想来，这婚礼上的荸荠，音同“备齐”，藏着乡里人最真挚的祝

福，也藏着独属于家乡的风俗温情。

后来才知道，荸荠的生长，藏着四季的轮回与农人的辛劳。荸荠生长，喜温暖湿润的环境。春分时便可开始育苗，待幼苗长出，便移栽到深耕整平的水田里。夏日，水田需始终保持浅水层，为此要勤于除草、施肥。荸荠苗在水田里舒展蔓延，我喜欢捏那些青碧的藤蔓，指尖轻轻一攥，便听得“哗啦”的轻响顺着指腹漫开，那是孩童时的小小乐趣。有一次，我看到荸荠田靠近田埂的水面上堆起了一团团白色的泡沫，那是黄鳝产的卵。只见一条黄鳝从泡沫里探出滑溜的头，正警惕地观察四周，见我走近，便“唆”地一声缩回洞里去了。我赶紧跑回家去叫来大哥，他熟练地顺着这个洞，钩到了这条黄鳝。

5 秋日，荸荠的藤蔓渐渐泛黄，地下的球茎开始膨大。

最难忘的是冬日掏荸荠的场景。父亲扛着铁耙，我拎着竹篮，走上田埂。此时，水田大多已经干涸，土质变得紧实，父亲小心翼翼地用铁耙翻动泥土，生怕损伤了地下的球茎。顺着荸荠的藤蔓往下探寻，便能找到那一簇簇的圆滚滚的果实。有时难免有被掏破的荸荠，父亲便可惜地“啧啧”几声。父亲在前面掏，我蹲下身子，跟在后面，把露出身形的荸荠一个个挖出来，放到篮子里。荸荠们浑身裹着泥土，带

着湿润的气息，躺到了篮子里。不一会儿，一篮荸荠就装满了。

汪曾祺先生也写过荸荠，说“荸荠是慈姑的近亲，都生在水里，都有球茎，味道却大不相同。慈姑味苦，荸荠则清甜脆嫩。”还写过挖荸荠的乐趣，寥寥数笔，便将荸荠的滋味与采挖时的野趣写得淋漓尽致。

如今虽然很难见到家乡的荸荠田了，可当冬日里尝到他乡荸荠的滋味，那些关于童年、关于家乡的烟火日常，便成了心底里最温暖的回忆。年年岁岁，萦绕心头，不会消去。